

下一座岛屿

映漾——著

上

我见过无垠的星河，天边的飞鸟，
最温柔的海风，
都不及遇见全世界最好的你。

新晋人气作家 映漾 浪漫甜蜜之作

孤独而浪漫的鲨鱼先生 VS 软糯而偏强的都市小姐姐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映漾/著

下一座
岛屿

上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下一座岛屿 / 映漾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8
ISBN 978-7-5500-3341-2

I . ①下… II . ①映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60365 号

下一座岛屿

XIA YI ZUO DAOYU

映漾 著

出品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王 瑜
责任编辑	刘 云 黄文尹
特约策划	李 肖
特约编辑	李 肖
封面设计	陈 飞
版式设计	王雨晨
封面绘图	邦乔彦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18
字 数	49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341-2
定 价	59.8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9-19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Best Time

白马时光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至少有夕阳和大海	001
第二章	哼	018
第三章	偷偷看	035
第四章	戳戳你	051
第五章	旖旎之念	061
第六章	粉红泡泡	082
第七章	漂浮	102
第八章	猎鲨者	122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九章	织网者	138
第十章	呐，给你糖	158
第十一章	星星掉海里了	172
第十二章	晚安	193
第十三章	瞎子赞	215
第十四章	猎物入网	233
第十五章	只有我能欺负他	255
第十六章	介入者	280



海天一色的大海上，一艘排水量六十吨的快艇漂浮在海面上，像是一块渺小的白色塑料垃圾。

快艇的甲板上坐着两个全副武装重装潜水装备的人，其中一个身形娇小的脱掉了背飞式BCD松了口气，拽开潜水衣上的头罩、面镜和呼吸管，露出一张稚嫩的少女的脸。

“依坦，维克多真的要走了？”少女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，声音清脆甜美，咕嘟着嗓子，把英语说出了日语的味道。

“四年了。”依坦没有否认，他开了一瓶矿泉水仰头灌了大半瓶，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“他也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
少女撇撇嘴，开始脱蛙鞋，声音低低的带着不开心：“我过完暑假就要回家了，你最多待到今年年底，现在连维克多也要走了，那安一个人怎么办？”

依坦笑了。他是典型的欧美人长相，白皙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通红，一头乱发加上身上茂密的毛发，笑起来像一头金光闪闪的熊：“你太小看安了，志愿者的流动性本来就大，这种分别对安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。”

“安会孤单的。”少女执拗地看着海面，像在对依坦也像在对自己喃喃自语，“没有人会习惯离别。”

“那你明年暑假再申请过来呗。”依坦没有少女那么敏感多情的心思，他在甲板上躺平，舒服地叹了口气。

“安为什么会一直在这里？”少女转头，学依坦的姿势平躺，两只脚

尽量伸直拉伸。

“小樱。”依坦躺在地上半晌才回答少女的问题，语气不再轻松，一张一直笑眯眯的脸变得有些严肃，“这个问题，以后不要再问。”

“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”小樱扭头，稚嫩的脸上满是不解。

“那不是朋友就能问的问题。”依坦揉揉小樱的头，躺回到甲板上，看着耀眼的蓝天眯眼。

那不是朋友能问的问题，那是个悲剧。

海面上再次钻出两个人的时候，小樱正准备开始涂第四次防晒霜。这个暑假因为做志愿者她黑了很多很多，担心回去以后暗恋的那位学长看到后就再也不冲她笑了，所以开始亡羊补牢，每天恨不得敷着面膜睡觉。

最先爬上快艇的是维克多，他摘面罩的动作很粗鲁，看得出心里有气。

依坦很有眼力见儿地挪了挪位子，还顺便拉上了有些紧张的小樱。

他们这个志愿队，队长和安和副队长维克多都是火暴脾气，两人拳脚相向的日子基本是隔三岔五，只是打了四年了都没分开过，所以他也早就习惯看戏不劝架了。

果然和安刚刚上船，就被维克多丢过去的面罩砸中，脸色比维克多还黑。

“你这是找死。”维克多愤怒地在船上转圈，脱掉的蛙鞋攥在手里，砸得哐哐作响。

和安没说话，黑着脸脱下潜水装备，闷头钻进了驾驶舱。

“回去吧。”他拍拍一直在驾驶舱睡觉，刚才被他们吵醒的阿布。

阿布揉揉眼睛，指了指远方的乌云。

和安点点头，用不太熟练的泰文安抚阿布：“我们收到暴风雨预警了，明后天都不会出海。”

阿布笑了，戴上自己那遮住半张脸的墨镜，发动快艇，哼哼唧唧地开始哼歌。泰国的传统歌谣，软绵绵的有些缠绵的味道。

和安一直待在驾驶舱里，没有打算出去理那位已经在暴走的维克多。他也很焦躁，焦躁得戒了两年的烟瘾都有再次复发的迹象。

“你真的会死！”维克多显然没有打算放过他，在船上转了几圈后，一头钻了进来，跟在他屁股后头的，是满脸好奇和担忧的小樱。

驾驶舱很小，和安和维克多两人的身材又过分高大，几个人挤在里面瞬间变成了沙丁鱼罐头。

“难道不管？”和安冷冷地看了维克多一眼，推开他走出驾驶舱。

确实快有暴风雨了，海面远处乌云压顶。

“要管也不应该是你来管。”维克多因为生气，英语带上了西班牙口音，语速很快发音又怪，小樱彻底听不懂了。她扯了扯依坦，依坦冲她比了个闭嘴捂耳的动作，拉着她走到了快艇的另一头。

“后面的话题应该是 18 禁。”依坦冲小樱挤挤眼。

他大概猜到了原因，却没打算继续听。

他们总是要走的，这块地方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是一个旅行地，这不是他们的家，也不是他们的目的地。加入地球志愿者，把本来应该用来放松的悠闲假期都用来清理海洋垃圾，是因为对地球的热爱——他太爱这一片碧海蓝天的风景，哪怕知道他们清理的垃圾只是杯水车薪，他也想要尽自己的一份力。

但是，也就只有这样而已。他牺牲假期，平时日常生活注意环保，部分收入捐给珍稀动物保护中心，他能做的，也就只有这样而已。再多的、会影响到他本身生活的事，他不愿意去碰，也不想知道。

有很多事情，知道了，又无能为力，会变成心里的一个结，他不希望未成年的小樱心里有这个结。

和安和维克多吵得更加激烈了，他听到维克多气到一直在用西班牙语骂人。他捂住了小樱的耳朵，眯着眼睛看着外面的海水。

深海的颜色是深蓝色的，那样纯粹的深蓝，会带上攻击性。因为一望无垠，在大海中间，人会因为渺小感觉到绝望。

他其实很佩服和安，那个倾尽自己所有来保护地球拯救自己的男人。在来这里之前，他看过和安的新闻，他们家的事在美国曾经闹得很大，而和安，很有名。他很佩服他。但是，也真的只有仅此而已。

他们这次打捞垃圾的路线并不远，到达离岛的时候天都没有黑，晚霞漫天，整个岛被照成了梦幻的粉红色。

和安和维克多的争吵已经结束，和安坐在船头嚼烟草，维克多则窝在甲板上笑眯眯地围观依坦给小樱算塔罗牌。

小樱加入志愿者小队一个多月，十七岁的女孩子，考了 AOW 执照就一头栽进了潜水志愿者的行列，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做假期潜水志愿者了，小小的女孩子韧性十足，身体和心理素质都极好。

但是，算塔罗牌的时候只算爱情……还是和好几个不同的人的爱情……

“暗恋，都是暗恋！”小樱很激动，红着一张苹果脸，“他们都会对我笑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谁最喜欢我。”

“他们没有人喜欢你。”依坦苦着脸给小樱看牌面，认真得像是知心大哥哥，“你看，牌面上都是单身的图案。”

“你这个不准！”小樱气得龇牙咧嘴，日本味的英文又开始往外冒，“你是个江湖骗子！”

“听不懂听不懂。”依坦笑嘻嘻地收了自己的宝贝塔罗牌，“我给你算了五次，今天晚上烤羊肉的钱你出。”

“我会在羊肉上面吐口水！”因为没有人喜欢而很生气的小樱等快艇停稳后跳下船，用面罩舀了一汪海水往依坦身上泼，然后哈哈大笑转身就跑。

“你活该。”维克多笑着拿走依坦身上湿答答的浴巾，也跟着下了船。

跑得很快的小樱又嗒嗒嗒地跑回来，脸上红扑扑的带着兴奋：“安！”她大声地喊着和安的名字。

“阿盖说码头上有个女人在等你过去。”她兴奋得手舞足蹈，“中国

女人！”

和安下船的动作停住，皱了皱眉。

“阿盖说那个女人听不懂英文，不愿意付入岛费，所以需要你过去做翻译。”她非常兴奋地把话说完，然后凑近，压低声音悄咪咪地带着八卦，“我看过了，穿着白裙子，皮肤很白，很漂亮。”

一旁的依坦吹了声口哨。

维克多笑着拽了拽乐颠颠的小樱，冲和安摆摆手，仿佛之前在快艇上的争吵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：“你去吧，收尾的事情我来。”

“只是我还是希望这件事你能再考虑一下。”他等和安走近才压低了嗓子，“不管我在不在这里，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希望你出事。”

和安脚步停住，拍了拍维克多的肩膀。他大步走向码头，没有再回头。

身后的小樱还在用她带着可爱口音的英文让维克多不要走，维克多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小樱发出了漫画般夸张的叹息声。

他一直没有回头。因为他知道，这些事，他必须得做。因为这些事情，他不做，就没有人敢做了。因为这里只有他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，而有时候，一无所有是最好最锋利的武器。

他在这里是外国人，有些事情必须要闹大了，才会有人关注。他的一无所有，注定了他是可以被牺牲的。

他今年很早就让维克多申请回西班牙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维克多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把他也送走，他就彻底一个人了。一个人，远远地把这些善良的队友抛在身后。

和安眯着眼睛看着蹲在沙滩上的女人，小樱说的很白很漂亮的中国女人。

夕阳西下，这片白色的沙滩变成了有些妖艳的橙黄色，而那个蹲着的中国女人，仰面看着他。

确实很白。因为白皙，显得五官很秀气干净。她就这样看着他，无助地红着眼眶，无措地拽着自己的行李箱和随身小包。

“你好，我是和安。”他先礼后兵，用的中文，“来这个岛是要付费的，十美金。”

贝芷意委屈得快要哭出来了。她一路舟车劳顿，从上海机场坐红眼航班飞到了吉隆坡，在吉隆坡机场地板上凑合着睡了一个早上再飞到兰卡威，在兰卡威那个看起来像是国内长途汽车站一样的国际港口出港，最后因为晕船吐到昏天黑地。整整三十六个小时，才到了这个连英文名字都没有的泰国小岛。

这一站下船的只有她一个人，迎接她的是一个长得像塔一样、名叫阿盖的泰国男人，他的英文带着奇怪的卷舌音，太过复杂的英文听不懂，只是来来回回地重复让她交十美金。

她仔细研究过资料，知道这个岛是要收取游客入岛费作为环境保护费的，她很早就准备好了零钱放在随身小包容易取的袋子里。但是资料上并没有写收的是美金，她这次出来根本没有带美金。

在资料上，这个岛交通不便，环境落后，喜欢未雨绸缪的她在国内换足了小额泰铢，却压根儿没有想到在这样闭塞的地方，会需要用到美金。

而这个不太能说英文却固执如牛的阿盖，只收美金。拒绝了她所有的和汇率有关的问题，也拒绝了她递过去的泰铢，油盐不进。

到最后她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拿出了自己在国内申请志愿者下载的申请单，快要递到阿盖的鼻子下面，他才哼哼唧唧地说他不识字，他只认十美金。

这是个没有 Wi-Fi 甚至没有手机信号的小岛，被执拗的阿盖弄得灰头土脸的贝芷意只能蹲在小岛码头的入口处，一蹲就蹲到了夕阳西下。

她以为这个码头总会有其他来往船只，哪怕汇率很不靠谱，她也可以跟其他的游客换十美金。

但是没有，这座小岛除了带她过来的那艘轮船外，一艘船都没有。直到晚霞漫天，远远地传来了快艇马达的声音。

一直在码头上偷看她的阿盖又一次跑近，问了一句：“Chinese？”

“……”绝望的贝芷意木然地点点头。

阿盖看起来就开心了，比了一个让她再等等的手势，径直往码头深处跑。

这一次，贝芷意没有等很久。阿盖带来一个男人，一个比他还凶的男人，气势汹汹得像是她不交出十美金，他就能把她丢到海里去喂热带鱼。

不过，这个男人会说中文。舟车劳顿了三十几个小时，又因为语言不通被困在这个沙滩上三个小时，突然听到熟悉的中文，贝芷意那一刻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。哪怕这个男人看起来很凶，威胁感十足。

“我……”她有些激动，压抑了下奔涌上来的泪意，“我没有拒绝支付入岛费，阿盖只收美金，我身上只有人民币和泰铢。”

和安挑挑眉。她虽然尽力压抑了，可眼眶仍然红了，语气也仍然有颤音，看起来很委屈，软软的一个女孩子，也确实不像是会拒绝支付入岛费的样子。

“我真的没有拒绝支付入岛费。”见和安没说话，贝芷意有些急了。天色将暗，如果再不进岛，她担心那个固执的阿盖真的有可能会把她丢在沙滩上。

“阿盖的英文不好，也不会算数。”和安再次开口，语气缓和了许多，“他应该是搞不清楚汇率，所以想等我们回来帮忙翻译。”

来这个岛上的人还是以欧美人居多，基本都会带着美金，而亚洲人通常都喜欢成群结队，一群人中总是会有一两个带着美金出国玩的人，所以阿盖看了两三年的码头，一次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贝芷意终于松了口气，吸了吸鼻子，可怜兮兮的。

和安自觉地扛起了贝芷意的拉杆箱，带着她往码头方向走。

“您……是中国人吗？”放松下来的贝芷意偷偷地观察和安的侧脸，有些疑惑。

他的五官轮廓很深，眼睛瞳孔的颜色是灰绿色的，一个外国人，说中文居然一点奇怪的口音都没有。

“我母亲是。”和安话不多，帮她把行李箱扛到码头，帮阿盖根据当前汇率收了入岛费，转了个身就往门外走。

“谢……谢谢！”贝芷意没料到他那么雷厉风行，趁他还没走出码头大门，抓紧时间问了一句，“请问您知不知道这里的国际志愿者基地怎么走？”

人在困境中会改变性格，贝芷意发现自己为了能顺畅沟通，积极得都不像是她自己了。

和安脚步停住。

贝芷意以为他没听懂，低着头又拿出包包里那张申请表，递给和安，指着上面的志愿者标志，细声细气地用英文解释：“就是这个，这个志愿者联盟，我查到这个岛上有这个联盟的基地。”

和安面无表情地接过申请表，看了一眼，眉头拧紧。

“没有签名，谁同意你过来的？”他仍然用的中文，严肃的样子很凶，一双灰绿色的眸子盯着她，嘴角抿紧。

“……”贝芷意莫名地有些紧张，吞咽了下，很轻声很无辜地问，“什……什么签名？”

和安：“……”

“这个，这个东西需要签名吗？不是网上下载了填好了就可以过来的吗？”贝芷意觉得自己快要变成结巴了，她明明研究过那家志愿者基地的网站，上面是说下载了表格之后到相应的目的地提交就可以了，并没有说要签名啊。

“我们这里是B级基地。”和安脑仁疼，“而且你申请过来干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贝芷意眨眨眼，觉得状况有些不对劲，“观、观察记录热带植被。”

“这个岛上没有珍稀热带植被。”和安忍住想把她打包塞回中国的冲动，“你的潜水执照是AOW的还是OW？”

那是什么东西？贝芷意摇摇头，然后觉得自己有必要补充一下：“我

不会游泳。”

“……”和安咬牙。

贝芷意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两手护住自己的随身小包。

“你先跟我回基地。”和安的嘴角抽了抽，又扛上了他刚刚才放下的行李箱，“等这次的台风预警过去，我会找船把你送到最近的丽贝岛，那里有船可以送你回兰卡威。”

“……可我申请了两个月的志愿者。”贝芷意跟在他屁股后面，声音有些小。

她是真的不知道做志愿者居然还需要签名同意才能来的。

她是第一次报名地球志愿者，那个网站上什么步骤都没有，什么都是自费的，所以她想着自己找到了地方直接开始干活就可以了。

这可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单独出国，在人生所有的一切都脱轨的时候，给自己选择的逃避方法。为了这个方法，她拿出了这几年工作存下来的所有积蓄。

“你可以去其他地方。”和安个子高步子大，贝芷意跟在他后面几乎是一路小跑，“这里没有适合你的项目。”

可是这里的海水太漂亮了。贝芷意刚才被困在沙滩上的时候一直在看着落日，最漂亮的时候，太阳几乎已经全部落下去了，只剩下了漫天的火烧云，金色的，美得像是肆意泼洒浓稠的油画。

海水很清。她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清澈的海水，最纯净的翡翠的颜色，用 Photoshop 都 P 不出来的纯净感，热带鱼很多，站在岸边就能看到五颜六色的珊瑚和各种颜色的热带鱼。

这里太美了，比招募志愿者网站上放的那张大型海报还要美。

“我可以负责垃圾分类。”她绞尽脑汁地回忆招募网站上的内容，终于想出一个不用下水就能做的工作。

和安只冷冷地回头看了她一眼。

贝芷意有些尴尬地摸摸鼻子。

太阳彻底落了下去，天色黑得很快，小岛上没有路灯，贝芷意摸出了手机，打开闪光灯照明。

两人再一次陷入沉默。这个人是真的很凶，脾气也不好，又累又忐忑的贝芷意在心里默默腹诽。而且，走路太快了。这一路过来都是没有完全夯实的沙地，她穿着有一点点跟的水晶凉鞋，走一步陷一步，累得气喘吁吁。

和安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放慢了走路的速度，却仍然没有开口说话。

气喘吁吁的贝芷意擦了把汗松了口气。这人很凶，但是人不坏。他甚至有一些绅士——他对她一直用中文沟通，流利亲切的让她忍不住有些鼻酸的中文。

“丽贝岛也有志愿者基地，那边有很成熟的热带雨林观察项目，你可以去那边做志愿者。”他看了一眼偷偷擦汗的贝芷意，语气好了一些。

因为今天海底看到的東西加上维克多，他心情本来就很差，见了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志愿者，到底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可人家毕竟为了环保大老远地跑到这种地方，一个白白嫩嫩的女孩子。和安脚步放得更慢，是他迁怒了。

“我们这里的志愿项目都是需要潜水执照的，清理海洋垃圾和记录大青鲨数据，AOW 是基本，你如果连游泳都不会，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
“过来做志愿者都是自费，做不了事还花了钱，不划算。”他用自己以为的最好的语气劝她。他封闭太久了，有些不太习惯自己这样温和的语气。

这个岛很原生态，嬉皮士们过来搭个帐篷就能住，像她这样娇贵的，肯定住不惯。基地虽然有空房子，但没有空调，他不知道要来新人，所以根本就没打扫，纱窗破了好几个地方，睡一个晚上估计就能被蚊子吸干。

她不适合这个地方，不管基于他的立场还是基于她的立场。可是她一直都没有说话，甚至连走路都越来越慢。和安不耐烦地转身，这一次强迫自己不要皱眉。

贝芷意拿着手机电筒的手晃来晃去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因为光线太晃，他看不清楚她的表情，却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有些急促。

“那个……”贝芷意声音变得更小，十分愧疚，“和先生。”

“叫我和安。”他根本不姓和，只是为了方便和中国人交流用了他妈妈的名。

“……”贝芷意不想在这个时候和他争论称呼的问题，事实上她现在痛得都开始冒冷汗了，“对不起，我好像脚崴了……”

没有完全夯实的沙地，因为涨潮有些潮湿，她刚才为了避过一个坑，踩到了另外一个坑里，她觉得自己听到了咔嚓一声。一开始是想忍着的，拖着走了一段路，终于痛得连走都走不动了。

她低着头，微微掀开长裙的一角，露出了红肿的脚踝，吸着气抬头，像是做错了事一样，又向他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

和安扛着她的行李箱呆在原地，表情一片空白。他大概很不被上帝喜欢，他想。所以才会一直一直给他各种各样的状况，比如这个易碎娃娃一样诚惶诚恐的白白嫩嫩的女孩。

月黑风高。

因为即将来临的台风，远处的海浪声越来越大，和傍晚艳丽的落日不同，现在漆黑一片、四面风声的小岛看起来更像是恐怖片现场。

和安半蹲在贝芷意身边，借着她手机闪光灯的光近距离地查看她的脚踝。

他的眉心拧得死紧，抿着嘴角，哪怕四周黑成这样，贝芷意也能很深切地感觉到他想要把她就地埋掉的意图。她不安地咬住了嘴唇。

“休、休息一下就能走了。”她嗫嚅着，把自己红肿的脚踝藏在了长裙子下面。

和安抬头看了她一眼，面无表情。

贝芷意低下头，又拉了拉裙摆，受伤脚悄悄地往后挪了挪。她很想